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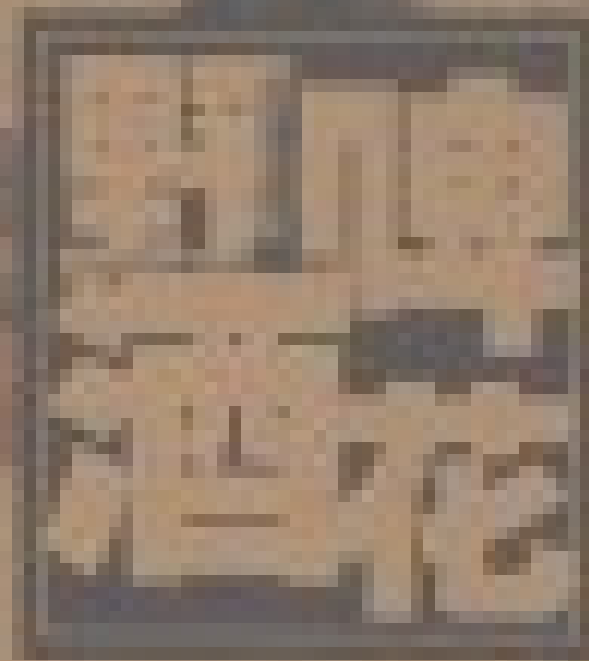
西北狼丛书



野
啤
酒
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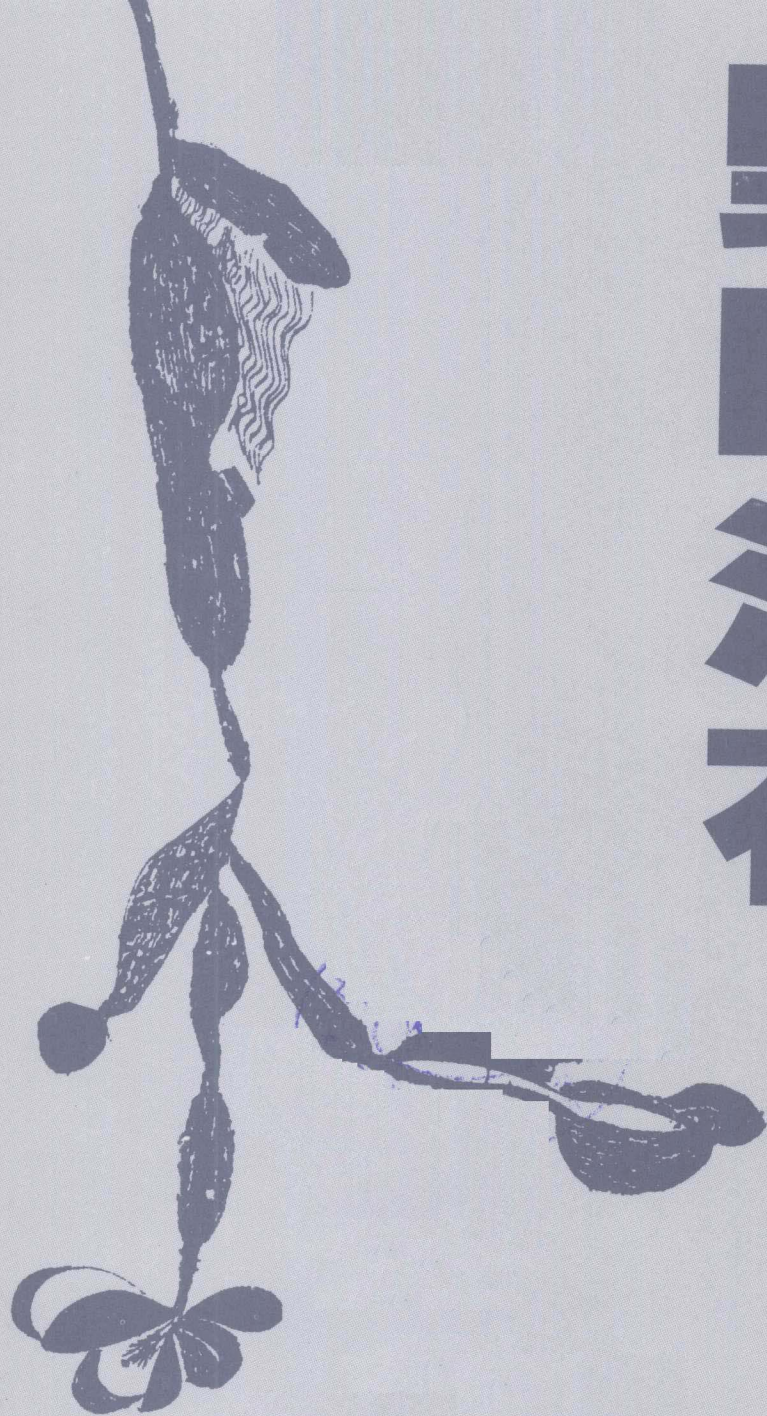
太白文艺出版社

红柯 著



红柯 著

野啤酒花



太白文艺出版社
红柯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野啤酒花/红柯著. —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 2003. 1

ISBN 7-80680-141-3

I. 野… II. 红… III. ①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②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02909 号

野 啤 酒 花

红 柯 著

太 白 文 艺 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社 长 兼 总 编 陈 华 昌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人 民 日 报 社 西 安 印 务 中 心 印 刷

787×1092 毫米 16 开本 15.75 印张 4 插页 226 千字

2004 年 1 月 第 1 版 2004 年 1 月 第 1 次 印 刷

印 数 : 1—5000

ISBN 7-80680-141-3/I·067

定 价 : 22.00 元

版 权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如 有 印 装 质 量 问 题 , 可 寄 印 刷 厂 质 量 科 对 换

(邮 政 编 码 : 710005)

一种反抗（序）

在生活中我乐于做一个循规蹈矩的人，我是个内向的人，我只在朋友中谈笑风生，我敬畏各种人类生活的准则。我以为文学是人生的反向延伸。愈是在生活中没有个性的人，愈能在精神领域构筑丰沛的想像和奇异的境界。记得当年上大学时，我写出一批诗，我的同学不理解：你也能写诗？就是说我外表不像个诗人。诗和才华从我脸上举动上看不出来。我喜欢这种反差。

我很看重自己的元气。我有幸很早与体育专业的同学相识，从中学时起就喜欢慢跑喜欢冷水浴；上大学时，三九天我站在水房，一桶冷水从头而下，身上就起一层白雾。或者端一盆雪，用雪球擦遍全身；后来去新疆，零下三十度，穿薄秋衣长跑。我写出最好作品的时候，也是我身体最好的时候。我认为体育与文学有内在联系，必须保持元气。我是个有限论者，语言有局限性，才华也有用尽的时候，我总是爱惜这一切，绝不分散精气。让充沛的精气从笔端喷薄而出，不要让它从下边流掉。这跟过日子一样，不怕没钱，只怕锅漏。首先反抗分神，把生命之光聚在一处。我以为一个明智的人必须有三点自律性：一是聚光性，一生只干一件事。二是变不可能为可能，可能性很大的事也不是什么好事。三是简化功能，把复杂问题

简单化，简单是一种美。

文学是生命艺术，生命最大的敌人是僵化，是机械，是肤浅。当照相机诞生时，美术界一片恐慌，但很快产生了前后印象派，以写意为新的画派出现了。再高明的拍摄手段能拍出凡高的向日葵吗？当电视电子技术普及全球时，一个作家首先是反抗这种高科技，其次了解它，最终征服它。用什么？就是古老的文字，写那些让电影电视导演眼红而又望洋兴叹的文字。真正的文字是其他艺术手段难以穷尽的。中国小说四大名著中，《三国演义》文学性最差，拍出的电视就好看，《水浒》次之，《红楼梦》世代代难以穷尽。世界电影经典之作《苔丝》就不如哈代原著有魅力。不可想像把《追忆逝水年华》、《波浪》、《尤利西斯》拍成电影是什么效果？我看重这些差异性，执迷于文字本身的魅力，也执著与别人区别开来。有评论家说：现在有些杂志，从头至尾就像一个人写的长篇小说，换言之即流水线作业，从热门书流过来的支流。老汉吃豌豆，拉的还是豌豆。能不能拉出些新东西？当我们大谈米兰·昆德拉的“用优美的文字表达别人的思想就是媚俗”时，我们可能陷入比媚俗更可怕的局面，即用别人的语言表达了别人的思想。创作与写作的区别在于创作是化学反应，写作是物理反应。

二十多年来我一直从事单调的教师职业，从中专教到大学，面对浩如烟海的文学名著、美学专著、写作理论，我感到害怕，我就突围。我这些年写下的那些文字就是我冲杀的结果，我不知道我冲出去没有。但我热爱工作，有研究中国语文教学和草原文化的学术论文。学生爱听我的课，从教书第三年起我不再看教案，让每一节课都有新东西。我不敢当那种老汉吃豌豆式的教师。

目 录

- 一种反抗(序) / 1
- 野啤酒花 / 1
- 麦子 / 15
- 雪鸟 / 23
- 一把手 / 40
- 蝴蝶 / 45
- 草地上的月亮 / 53
- 草垛 / 65
- 骆驼碗 / 71
- 天窗 / 81
- 呱呱叫的早餐 / 89
- 石头鱼 / 98
- 靴子 / 107
- 过冬 / 117
- 白天鹅 / 125
- 阿斗 / 162
- 林则徐之死 / 233
- 后记 / 246

野啤酒花

天山北麓，阿拉套山之间，差不多是千里荒漠了。小块的绿洲和绿洲间的公路都分布在天山和阿拉套山山麓。天山，东西走向横跨好几个国家，真正是上天所赐，山中有无数的草原冰川河流，西天山还有原始森林，野果子林，还有几十万亩大的野玫瑰，总之天山占尽了苍天的种种好处。沿天山一带的绿洲就很大，城镇多而且繁华，古代有丝绸之路，后来就是又宽敞又平整的乌伊公路，再后来就是火车，一直跑到大西洋的火车。相比之下，南北走向的阿拉套山就显得很寂寞；中亚大漠太辽阔了，这么平铺直叙地延伸下去非折断大地的腰杆不可。也是上天的意志，必须出现一座山，大地上就有这么一条南北走向的低矮的山脉，完全是为了加固大地的腰板，太高不行，太长也不行；大地是很辽阔的，但不能让大地显得臃肿，必须恰如其分，取乎其妙。

至少在外观上看不出阿拉套山有什么美妙之处，红石头山，跟烧出来的砖一样，都是二三百米的高度，朴实憨厚，就像一个哈萨克牧人，红



脸的哈萨克，戴着土瓦克帽子，阿拉套山的一座座山峰还真像尖顶的土瓦克帽。哈萨克人真喜欢这座山，哈萨克人就叫它阿拉套山，石头山的意思，另一层意思还包含着各种颜色的石头，不是单一的石头。

阿拉套山没有森林没有大片的草原也没有冰川和积雪，山两侧的河流很少，仅有的几条河流水都不大，但很清澈，都是从石缝里渗出的泉水，汇在一起流出山外。一条一条的石沟里长着灌木和牧草，都是一片一片的草滩，一家一户的畜群可以吃上十天半个月。再往里边走，就会看到野啤酒花，淡绿的藤蔓披挂在溪水边的灌木上，把溪水和灌木罩得严严实实，像一条地下河，更像一头野兽，长着茂密的鬃毛，跑出山外；在干旱的荒漠上，河的鬃毛就变成灰白的柳树艾蒿芨芨草和紫红的骆驼刺，跟刺猬一样跑着跑着就不见了。大大小小的河流都要干掉的。还是阿拉套山的小山沟舒服一些，牧草不高，细密厚实，跟毡一样，草的根部都是大粒的沙石，草根能穿透沙石层，能饮地层深处的水。河两岸的野啤酒花结出清脆的铃铛，丁零零响上好几个月，就干掉了，它们有小小的翅膀，要在空中飞翔一阵子，一直飞到山坡上；风大的话，它们就顺风出山，沿着山脚纷纷扬扬跟鸟群一样。

啤酒花落脚的地方，石头都会发酵的，土很少，各色各样的石头，实际上也是混杂的矿石，它们的各种元素让啤酒花全都化开了，直接输送到牧草身上；阿拉套山的牧草有一种蓬蓬勃勃的力量，无论是马还是羊，嘴巴扎进草从半天不挪地方。从阿尔泰山到天山长达几千里，没有这条低矮的山脉再好的马也过不来。

汽车也一样，沿着阿拉套山有一条很长很长的公路，连接着伊犁、博尔塔拉、塔城和遥远的阿尔泰，汽车就是靠路边的加油站、小饭馆、小旅馆熬过来的，当然也少不了修车的地方。经营这些地方的都不怎么景气，勉强维持生计罢了。从精河到伊犁有一条路，到博尔塔拉塔城向北拐就比较偏僻了。

在这条路上开修理铺的那个家伙，原先在精河街口摆个摊，汽车、摩托车都能修，日子还过得去，干到半夜才收摊。活少的时候他也给自己放假乐一乐，去跳跳舞。看样子他不是本地人，据说是技工学校毕业的，出来混，就混到精河来了。他又不善于结交，就没几个朋友。看上去挺



老实的。再老实的人也不能不跳舞呀。也就跳了五六回吧，有个丫头就跟他好上了。是真好，有点死心塌地的意思。丫头家里绝不能眼睁睁看着女儿嫁给一个流浪汉，她父亲就这样吼她。丫头家在精河县城，家境一般。小伙子的全部家当就在地上摆着，小伙子据说家在伊犁，不是什么让人羡慕的家庭，关键是小伙子没有好职业。两个哥哥遵父亲之命捣了小伙子的地摊，警告他滚远点，明天看见你你他妈就不完整啦。好像小伙子是国王，人家马上出兵瓜分他。他收拾起家当离开精河县。

半年后丫头也离开了，丫头的家人又闹了一阵，后来的事情就不知道了。我们只知道靠近阿拉套山的公路边出现了一个小小的修理铺。丫头找到那里时，小伙子正爬在一辆卡车底下忙得不可开交，丫头就看他们的新家，孤零零一栋砖房子，夹在公路与山之间，山裂开一条沟，孤零零的红砖房子就像从石头沟里滚出来的大石头，丫头就是这里的女主人了。小伙子从卡车底下钻出来。从他吃惊的样子看他们好久没有联系了，丫头笑笑，说：“你这个特务，你跑到火星上去呀！”

这是个几十户人家的路边小镇，路那边有一块一眼能看穿的小绿洲，农五师的一个连队，也是百十户人家，阿拉套山里的一股子清水滋润着这个小镇和小镇外边的绿洲。

丫头不是丫头了，丫头成了修车师傅的女人。大家就这么叫她。

她去买菜的时候，街上的女人们就三言两语传达给她这样一个信息，你家那房子是从养路段拆来的。在公路边上有个烧得黑乎乎的地方，养路工烧沥青铺石子，跟补补丁一样在公路上留下许多黑疤子，房子就废弃了，你家老头子花二百块钱就买下了那房子，其实不用拆，收拾收拾也能住人。小伙子也就是这帮娘儿们说的，他的老头子，觉得在破旧的工房里娶新娘太寒碜，就拆了那房子，他看上那些砖，他把砖拆下来，洗干净，另找一块地方盖房子，就是现在这房子。

“你那老头子呀心细得很，用铁刷子刷，跟刷皮鞋一样。”

她回去仔细查看，水泥疤子没有了，熏黑的油烟也没有了，油烟味



还能闻出来，门前就是修车的地方，油渍斑斑的，房子里的烟油味不细闻还闻不出来。

丈夫按她的吩咐围了院子，三面围住，一面朝向公路，车子要过来。整个院子处在阿拉套山伸出的舌头上，全是石头，很平整的石头地面，长出来的草也是一个顶一个，跟焊上去的一样。她可挖不动石头地，丈夫问她挖石头地干什么？你挖就行了。丈夫就用一个礼拜挖开石头地，深到膝盖。丈夫的任务完成了。她去公路那边挑土，土在小小的绿洲上，也是一个礼拜，跟池塘那么大的坑里填上土。水也是挑来的，等冬天的时候再铺上羊粪，秋天丁冬扫羊粪，一块好地就出来了。明年春天可以种花种菜。这就是女人的打算。

女人还有一手绝活，蒸馍馍。这里的女人都会这手绝活，她看一眼就会了。其实她只尝了人家的馍馍，她就尝出了名堂，她就告诉人家：“酵母好。”凭这句话就知道她在娘家的时候没有吃闲饭，不过她这话说得让人家半天不高兴。酵母好也得手艺好呀。她就一个劲追问酵母咋做的？把人家问急了，人家扬手一指：“山里长的。”就不说话了。

不说话也难不住她，她到另一家去串门子。三言两语问清楚了，还真有这么回事，酵母就是山里长的，就是那些野啤酒花，她噢叫起来，连说几个不可能，直至人家跑进去抓一把啤酒花给她，她才住了声。她捏一只干啤酒花举到眼前，轻轻吹两下，干啤酒花就噓噓叫起来，干掉的蝉就是这个样子，蝉活着的时候也这样子叫。

太阳落山的时候，人们看见修车师傅拿着一个大馍馍一边走一边吃。石油鬼子的油罐车坏在路口了，动不了啦，修车师傅就跟在司机后边边走边吃，馒头刚蒸出，白花花耀眼，那股子香味窜得厉害，街两边的人都闻到了，这里的人是从男人手里的白馍馍来评价房子里的女人。不管哪里的女人，落脚这个地方，起码也得一年半载才能让野啤酒花咽到肚子里。她连野啤酒花长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野啤酒花长什么颜色她都不知道，那个给她啤酒花的女人劝大家：“行了，行了，满山遍野都是，迟早的事儿，捂不住的。”

阿拉套山不仅仅是加固大地的腰板，大地太辽阔，风一泻千里势不可挡，从黑海里海吹到大兴安岭，从西伯利亚吹到印度洋，风就这么浩



浩荡荡。据说只有蒙古人能跟上风的神速，席卷欧亚大陆，从太平洋到大西洋，风吹到哪他们的马队就呼啸到哪。乌拉尔山那道挡风墙就被他们叫做石带，挡不住风也挡不住马群，但可以减慢风的速度，马群也会慢下来；马群也要走一走的，乌拉尔山，大地的石带，就满足了马群和骑手的愿望。蒙古人到这里的时候，哈萨克人已经把阿拉套山命名过了，石头山跟乌拉尔的石带意思差不多，英雄所见略同，连语言都这么接近，蒙古人就喜欢上阿拉套这个名字了。所有落脚在这里的人都喜欢阿拉套这个名字。不管是石带还是石头山，它们会在风中呜呜响起来，跟牛角号一样，跟悲壮的胡笳一样。据说成吉思汗的孩子们完全可以踏平整个欧洲，他们翻越石带的时候，正遇上大风，石带就响起来了，呜呜咽咽跟婴儿的啼叫一样，跟羊羔子牛犊子马驹子的叫声一样，成吉思汗的孩子们就想妈妈了，他们太想念草原上那大海一样的额吉母亲了，他们就默不作声翻越石带，等他们抵达意大利亚德里雅海边时，他们把那一湾子水当成真正的大海了，他们把靴子一样的意大利当成整个欧洲了，他们就草草收兵，返回草原。哈萨克人没有离开过阿拉套山，他们最远走到石带，他们把马群赶到石带，并听到石带的呜咽声，他们就哇哇大哭。

那一天，风还在千里之外，在塔城那边呢，有一家哈萨克人赶着羊从阿拉套山出来了。那条石沟正对着修车师傅的家，修车师傅的女人就接待了他们。无非就是开水呀，火炉子呀。他们有孩子，哈萨克女人抱着孩子喂奶，哈萨克男人喝完水就说：“风到塔城了。”修车师傅的女人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你能听那么远，塔城那么远？”哈萨克男人一声不吭地出去了，抱住一块大石头哇哇大哭。修车师傅的女人吓坏了，哈萨克女人说：“他想他的阿帕，他的阿帕在塔城死的，到天山他就不哭了。”哈萨克汉子哭够了就出来了，离开的时候也没说话。

风是两天以后过来的，阿拉套山的每条沟都在呜呜地吹奏古老的胡笳，苍凉悠扬。修车师傅的女人已经意识到某种危险，她不停地干活，家里的活没多少，她就重复着干。电视只能收两个台，她原本对电视没抱多大希望，她往电视跟前一坐，里面是港台电视剧，港台电视剧根本不是阿拉套山的对手，阿拉套山从洪荒的远古从天地的尽头缓慢而悠扬地把那苍凉悲壮的声音送到她的耳朵里，她一下子被击中了，电视闪了几



下就消失了，遥控器从手里落下去，电影里那些被击中心脏的枪手就这样子，突然僵硬在画面上，手里的枪跟鸟儿一齐坠落。她僵硬了片刻，就蹲在地上呜呜咽咽哭起来，她这时候才羡慕起那个哈萨克汉子，她很想跟他那样很放肆地哇哇大哭，她用尽了力气也哭不到男人的份上，女人想妈妈的时候就是这种呜呜咽咽的声音。阿拉套山很体谅人的心境，更多的时候是呜咽。谁都知道女人哭的时候多，后来当她听人家说蒙古人在乌拉尔山想妈妈的时候，她就告诉人家蒙古人的马队里是有女人的。的确是这样，男人们的马队在前边，牛车勒勒车拉着女人孩子跟在后边，只有年老的妈妈留在蒙古本土。石头山被大风吹成胡笳的时候，最想念家乡的是那些女人，女人把男人们的心哭软了，男人们硬撑着，撑到有海水的地方就撑不住了，就回去了。

女人长长出一口气，身上湿漉漉的，泪水跟汗水一起出来的。阿拉套山正在吹奏胡笳。她赶紧去做饭。火刚烧起来，丈夫就回来了，丈夫被人叫到几十公里外的地方去修车，不是所有出毛病的车都能开过来。丈夫累得连话都不想说，工具袋“哗啦”一声掉地上，好像被打落的，接着是丈夫倒在床上的声音，床嘎吱嘎吱总算撑住了丈夫的大块头。烟雾很快就飘过来了。丈夫在家里抽莫合烟，出门才装像样的香烟。丈夫吃饭的样子太吓人了，她知道丈夫吃饭很猛，仔细冷静地观察还是第一次，“你吃慢点，又没人抢你。”丈夫生气了，丈夫拿眼睛瞪她，也只能拿眼睛瞪，嘴里有饭，丈夫被噎得够戗，梗着脖子呜噜好一阵子才缓过气，肠胃急切地等待着，丈夫只能全力以赴往嘴里填东西，给他石头他都会吞下去的。

她发誓再也不哭鼻子了，再哭这么几次非把丈夫饿死不可。

丈夫吃饱了，丈夫就有好心情欣赏妻子的厨艺，丈夫拿着白馒头：“我咋都闹不明白馍馍能开花，喀什噶尔的石榴也就是这个样子了。”这个时候了，女人也没有告诉丈夫野啤酒花的秘密。

刮风的时候越来越多，轻轻的风是吹不响阿拉套山的，轻轻的风也



传不到远方，他们家的房子更像一块大石头，他们家的房子也在大风中响起来了。有一天，她一个人在房子里，她都记不清她在做什么活，家里总有做不完的活，她不知怎么就停下来了。她听见房子呜呜响起来，她以为风来了，她关上门窗，房子还在呜呜地响，她吓坏了。她跑出去，跑到石沟里，身边的石头都是这种呜呜声，她耳朵贴到石壁上，她听出来了，风在远方呼啸着翻卷着，跟鹞鹰一样。

两天后，风果然吹过来了，山沟里的胡笳一下子嘹亮起来，房子也嘹亮起来，她关紧门窗，她不会放声大哭，可心里有一种说不清的悲壮。她再次看到石头时，她看出石头是有门窗的，石头还有嘴巴鼻子呢，石头的呼吸常常喷到脸上脖子上，她的头发也会在石头跟前高高扬起来。放牧的哈萨克人蒙古人总是勒马悬崖，久久地望着远方，马只瞅着蹄下的石头，没有风，马鬃却高高飘起来，马在接纳石头的呼吸呢。那种时间会延续很久，马会突然惊醒，直直立起，像从石头里喷出来的一样，那些烈马直立片刻，会从石崖上一跃而下，跟真正的风一样呼啸整个山沟，常常有骑手被摔死。人们就会说那人被风刮走了，而不说摔死；更有趣的说法是风本来就是石头的呼吸，阿拉套一呼一吸，风就越来越大。

中亚腹地的秋天是很美丽的，绿洲和草原就不说了。从沙漠里出来的骆驼，眼皮一片黛青，眼睛跟草丛里的清泉一样。顺着骆驼的背往沙漠里看，沙丘宁静安详，沙粒跟清水洗过一样清清爽爽。沙漠的美是不容易出现的，秋天是个例外。

再来看阿拉套山吧，谁都会相信阿拉套山是大火烧出来的砖，新砖，整个夏天太阳用了最猛烈的大火烧制这些红砖，现在砖烧好了，一堆一堆码在大地上。那些金黄的牧草以及饱满的草穗在牲畜的眼里变得无比神圣，牲畜们就叫起来。它们从春天到夏天忙着填肚子，这不能怪它们太馋，从冬天挺过来不容易，人们还不停地挤奶，牲畜始终处于饥饿状态，总是饥不择食。秋天要长膘，厚厚的一身膘才能保证它们过冬，人们在秋天挤奶的时候都留了一手，牲畜们就不再那么疯狂地扫荡草原了，它们可以从容优雅地走来走去，挑挑拣拣，碰到一坡好草，不急着吃，也可能一口都不吃，它们会放声高歌，金草地上石头都会唱起来的，羊的咩咩和牛的哞哞传不远，只有悠扬的马嘶可以飘到山外。跟春天呼唤情



侣的叫声不一样，完全是对自然的赞美，有一股子豪气。伴随马嘶而来的是密集而清脆的嘘嘘声，满山遍野都是嘘嘘声，像哄小孩子尿尿，像蚰蚰叫。山里山外都是这种轻快清爽的声音，来来往往的车辆全被嘘嘘声压住了。很轻盈的悦耳的声音就这么厉害。嘘嘘声响到一个月的时候，伴随着声音而来的是啤酒花的芳香；啤酒花的芳香是在果子熟透的时候散发出来的，是从一个一个铃铛里摇出来的。

她常常偷着笑，人家就看出来了，那是个有经验的娘儿们，“想要孩子了是不是？”她就这么老实，她就给人家点点头，人家就劝她趁着年轻叫男人好好发发你，发起来再要孩子嘛。这方面她就傻瓜了，她显然

不懂发的实际含义。

“我要图他发财我就不嫁给他了。”

人家就放声大笑，你个瓜女子，结婚大半年了，不知道发。

“发啥呀？”

“会发面会蒸馍就不知道男人发女人？”

她腾一下脸红了，红到指甲缝里头了。

人家从头到脚细细地看她。

“你还没发起来，好日子才开个头，不要开个头就匆匆收场，撵贼似的，得慢慢来，把好日子拉长，味道就出来了，美上它三年五年，女人就全发起来啦，暄腾腾的，保证你是个开花馍。”

她把人家的话回味了好几天。

四

那件事就是这个时候发生的，只有短短的一天。

那是个混混子，在伊犁混不下去了，就出来了，这个小地方他只打算呆几天。他也小看了这个不起眼的小镇，他刚一露面，这里的人就把他看透了；人来车往的路边小镇，人们都有好眼力，他再怎么掩饰、花言巧语都不行。应该承认他很会说话，很会察言观色，很会讨女人欢心。这个小地方可不吃这一套，人家对他可是太冷酷了，他最绝望最倒霉的时候再让人家冷酷一下，他都准备自杀了，他连离开小镇的勇气都没有



了。原来打算去奎屯，去乌鲁木齐，这些打算太可笑，那里的人还不知道怎么对待他呢？

这个世界离他越来越远了，他摇摇晃晃，其实他是试探着往汽车上撞，有好几辆车擦身而过，司机气得大骂，他根本不理人家，他摇摆的幅度越来越大，汽车要躲开他越来越困难了。他的胆子陡然大起来，死亡一点也不可怕嘛，他就直直朝汽车轮子底下窜，司机做什么都来不及了，司机眼睛都闭上了，司机没有听到嘭的一声爆裂，人或者动物被轧死的时候跟轮胎爆了一样。

司机睁开眼睛时，那个恶棍那个混蛋被修车师傅的老婆拉走了。司机们都认识这个修车的铺子，也认识修车师傅和他的老婆。司机擦擦汗，让车子动起来。车子也被吓软了，跑起来歪歪扭扭的。

修车师傅出去了，那个混蛋坐在女人跟前，喝了好几杯水，又开始抽烟，修车师傅待客的一包红雪莲全抽掉了，他才停止发抖。他从死亡的高峰眨眼间被撤下来，他一下子就崩溃了，喝了水，抽了烟，救他的又是个女人，他又慢慢地从崩溃的边缘往上攀援。

女人一直看着这个可怜的人，她从来没有见过这么落魄、这么悲惨的人，她眼睁睁看着一个男人在短短的几十分钟里，在几杯水几十根香烟的作用下又恢复起来，又满面容光地出现在她面前。其实这个人一直坐在那里。只有目睹这一系列变化的人才体会到生命有多么奇妙。

这个男人完全恢复过来了，开始超常发挥，连他自己都暗暗吃惊，他一生还没有如此生动过，妙语连珠，一切都恰到好处。女人不断地惊讶和兴奋，这就更助长了他的才华。他整整发挥了三个小时。女人把饭端上来，女人看着这个男人吃饭，女人再次感到惊讶，竟然吃得这么慢条斯理这么温文尔雅。这是她在电视里才能看到的派头。吃过饭他只抽了一根烟，这是必须要抽的一根烟。女主人很大方，抽一条她都愿意，她很高兴，这个他知道。他拆开一包烟，只要一根，这根烟才抽出了男人的水平，烟圈旋起旋落，烟灰弹进烟灰缸，每个细节全都一丝不苟。

他走到院子里，他就知道那条长方形的地是准备种菜种花用的。

“为什么不栽一棵啤酒花呢？”

“你说啥？啤酒花？院子里栽啤酒花？”



“啤酒花不比葡萄差，搭个架子，跟葡萄棚一样。”

眨眼功夫他把架子搭好了，有椽子有铁丝。他拍拍手，开始鼓动女人到山里去摘野啤酒花。“要在秋天里栽种，在院子里过冬，明年就能看到啤酒花了，丁零当啷，满院子铃铛。”

女人想的全让他说出来了。他太能说了。女人就跟他到山里去。走到街上，人们纷纷侧目而视，女人是感觉不到的，女人只感受秋天的美好，她把一个绝望的人给救了，人们怪异的目光对她来说是不存在的。小学教师多少有点书生味，师范学校毕业不久，分到农五师最偏远的连队小学教书，常常看到修车师傅年轻漂亮的妻子要看好半天，他甚至劝修车师傅不要把自己心爱的妻子叫娘儿们或者婆娘，修车师傅包括司机全都笑了。小学教师是知道这个恶棍的，小学教师也知道全镇人的情绪，小学教师很愤怒，就挡住了人家的去路，跟揭示真理一样指着这个恶棍说：“你这个混混子，你哪儿不能混，混到这儿来了。”小学教师不等混混子答话，就对女人说：“大家都知道他是什么东西，就你一个被他瞒着。”女人说：“他太可怜了，你们还这么对待他？”有个上年纪的人过来给小学教师帮腔：“有句话可能不中听，想听你就听，可怜之人必有可恶之处。”女人声音高起来：“他都走绝路了，都要自杀了。”小学教师的声也高起来，不过不是对女人，是冲着那个混混子，“你已经得救了，你滚吧，滚远远的。”混混子连他看都不看，混混子甚至不看街两边的人，连整个镇子都不看，他嘴角挂着冷笑，微微扬起脑袋，看天上的白云。女人说：“咱走。”他就像个跟屁虫跟上去了。

他们进山了。上午进去，下午出来，还真弄到野啤酒花，就栽在院子里。细心人发现混混子脸上有五个手印，不用说是挨了一巴掌。混混子也不避讳，说是女人扇的。

混混子是天擦黑时走的，临走前跟修车师傅喝酒，一口一个大哥：“大哥，嫂子是好女人呀，兄弟我一时糊涂想不开，眼看钻到汽车轱辘下边了，嫂子一耳光把我扇灵醒了。”混混子是这么说的，说得很诚恳，“嫂子，这个地方是我这一辈子惟一活得像个人的地方。”女人笑笑没吭声。混混子走的时候神采飞扬。